

趙德經錄義

徐康題

中華民國九年四月  
學壽堂翻印於上海

光緒乙未余客桂林時有所謂聖學會者以老子罪案課會中士子余聞之而驚曰嗟乎老子亦有罪乎爰取道德經爲門弟子述其義以爲欲治當世舍老子之學不爲功也久之余出而治兵思老子不祥之言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之說時時爲所部將校道之尤以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爲戒辛亥秋攻取南京所部將校無有以殺人爲樂者此得力於老子亦不少顧南京既定民國新立余不能以老子治天下之學獻諸當局者而遽自解兵柄以去

嘗清夜自思未嘗非負老子也自是以來人人有以爲人人尚賢人人貴難得之貨人人以兵強天下而天下百姓乃盡失其自然世變之亟蓋視前清尤甚欲取老子之學救之而余之所著道德經述義則隨辛亥湖樓之火而亡思補著之而心灰意懶更不欲言矣丁巳秋歸廣州故里門人尚有藏前稿者因取而修訂之將出以問世顧余之所述亦第就道德經原文更互演繹求使學者一覽而知老子宗旨之所在而已老子之學實足爲平治天下之本余甚欲舉

近代中西政治大家之學說爲之證明而二十年前伏處專制政府之下既不能暢所欲言今不妨暢所欲言矣而余則未暇也道德經不言乎道法自然余知當世之人必有自然之覺悟自然之進化余且守老子無言之教可爾  
中華民國八年秋徐紹楨謹記



序一

吾兄固卿先生以老子之學治身以老子之學  
用兵又卽以老子之學救世者也先生旣定南  
都自解兵柄貧居樂道閉戶著書勤劬如昔爲  
經師時愈喜淡泊寧靜之學而慨夫天下之多  
事也取舊日所註老子而補訂之命棗同註棗  
不學不能贊一辭偶有片言支義亦輒陳之函  
丈而不計可采與否逾月而兄之書成名之曰  
道德經述義辱命之序伏念棗自束髮日卽從  
吾兄受書雖復衣食奔走而自同客江南後日

夕隨侍者十餘年兄之著此書也其微言大義  
又往往舉示之輒午夜不倦顧可以無一言歟  
夫老子之爲書所以言治天下之道者也顧其  
書始授於關尹喜函谷之叩終南之館確否姑  
勿論而望紫氣知有異人至其事近於神仙誕  
異之說又老氏高足弟子莫過於莊列齊物之  
論御風之行亦咸附託神仙以自矜誕於是老  
子治道之書亦漸附會而成金丹鑪火之書矣  
然鍊形服氣者流未始有所實效卽效且實而  
吾人今世無所睹見則其非術家言抑又明矣

漢景帝以黃帝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  
道學勅朝野悉諷誦唐明皇作御註尊以玉牒  
爲唐始祖至宋而天子且號道君唐宋之際上  
而公卿下逮士女莫不自託玄門以爲名高而  
老子之真卒未見於世也唐相陸希聲著道德  
經傳以謂楊朱宗老氏之體失於不及莊周述  
老氏之用失於太過申韓失老氏之名而弊於  
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  
伏羲同其原文王通其宗孔子合其權可謂至  
神者矣陸氏之言其尊之也至於此吾思夫漢

文得其糟粕猶致刑措世言令主者推三代後  
一人况得其精神者乎若夫近世治老子之學  
者則亦甚難言矣自項羽妾本河上公本以後  
各有異同或多少參差遂至數百言者班史所  
稱鄰傳徐劉諸家傳說皆已久佚而杜光庭箋  
註所引猶得六十餘家河上公嚴君平明理國  
之道陶隱居顧歡明理身之道羅什后梁武帝  
皆明事理因果之道何晏鍾會杜元凱王輔嗣  
羊祜劉仁會輩則皆明虛極無爲理家理國之  
道因知魏晉以來說老子者大抵不離於人事

不遠於治功若重立爲宗如孫登所謂妙造者  
則不出羽流方術之談而寢失老子本旨者矣  
吾兄此書鉤深闡微而磅礴徵之於實理亶然  
達之於實用有意旨窈晦奧阻爲言下所不易  
釋者靡不曲折往返以盡其意如冰渙然如火  
洞然前人傳註有不能盡及者補苴罅漏發其  
所未發必使無一字一句無了解吾知古來諸  
家之各明一義者視此書之精深博遠含宏孕  
微當無不却步自顧者矣今之士夫得此書而  
留意及之而果有所取焉其必能以明老子者

明救世之用以明吾兄此書者明吾兄以老子  
救世之用則庶幾此書之作爲不負歟中華民國  
九年夏歷庚申花朝日胞弟榮謹序

序二

嗚呼老子之學見仁見智不可方物孔子所謂  
猶龍者也四千年後吾兄固鄉先生乃用老子  
之學以救世而老子之學乃庶幾大明於世雖  
然吾兄救世之心卽出於治己用兵之道難進  
易退成功不居其殆見老子之大而窺其微得  
老子之守而盡其變者歟吾嘗有以窺吾兄之

行事矣早歲傳家學爲經生稱名孝廉考據辭  
章鴻博深厚弟子長筵聽講無慮數十人各請  
所業罔不有以應之固莫能測其底蘊也及官  
江西以三月之間結耶蘇教訟案二千餘起若  
行所無事向以外交才稱著者咸相與驚服謝  
不敏曹參相齊以相天下用老子之術爲治但  
聞清淨不擾未聞治煩理劇無爲而無不爲能  
若是也旣而練兵講武歷贛閩粵以至江南由  
觀察使簡總兵官任統制署江北提督其訓勒  
部曲輒舉老子之言曰佳兵者不祥樂殺人者

不可以得志於天下而第九鎮新軍乃巍然爲  
吾國最屹然東南重鎮矣辛亥之役兄以聯軍  
總司令督師攻金陵其時漢陽失守武昌告急  
而津浦鐵路星雨嚴工北兵將大集吾兄中夜  
披衣嘔血數斗乃急攻金陵以救武昌身自督  
陣奪天寶城金陵遂下陣殲而外不戮一人史  
稱曹彬下江南秋毫無犯不知能若是否也南  
北旣合遽解衛戍屢辭要職民國以來以功名  
起家者莫不擁金千萬而吾兄脩然去官不名  
一錢卽子弟亦未嘗取一官焉此非得力於老

子之深者乎七八年來戰爭日亟人民蕩析生計墮落風俗敗壞綱紀頽喪禮義廉恥四維不張有救世之志者時不可緩矣老子曰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謂大同老子之言治卽孔子之言治也夫亂後之民與夫所以亂之者非無業則無度無業無度則必使之有所守而後可以無

所爭無所爭則人各有其所事人各有其所事  
而天下因以無事矣老子無爲之治其庶幾去  
人不遠乎其亦卽孔子所謂大同之世乎其由  
據亂而幾小康以馴至於太平者乎雖然無爲  
者必先無不爲而又能爲其所不爲而後可以  
至於無爲大同者必先容其所不同而又漸同  
其所不同而後可以至於大同化成天下之先  
蓋有治術存焉非高語空虛而無道以致之也  
昔蘇子由作道德經解子瞻曰使戰國有此書  
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使

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梁之不學不足  
以知此書而竊喜此書之得見於今世也使子  
瞻亦得於今世見之不必想望晉宋前事而此  
書之能使孔老爲一佛老不爲二其力且遠過  
於子由而今世之商鞅韓非苛急甚於戰國者  
倘亦幡然知有所改不可謂非此書之幸不可  
謂非今世之幸抑吾兄弟文字之相幸其樂又  
勝於眉山兄弟矣田錫謂尹喜之賢乃老聃之  
尺木故能詢謀道德以貽後世梁故再舉先生  
之行事爲人所未必盡知者以大暴先生救世

之心於天下不知可以自比於此書之尺木乎  
否耶庚申上巳榮謹再序

序三

客或諗於余曰老子之學所以治世固卿先生  
之治老子之學所以救世則既得聞命矣抑子  
不言乎七八年來攻戰日作道德頽壞民生離  
蹙有救世之責者此其時乎然則取老子之學  
以救今之世其庶幾乎拭目以俟太平矣予曰  
唯唯否否不然也夫治効者有必經之階級而  
太平者非可以一蹴而幾者也吾嘗聞之於吾

兄之言矣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東周之季  
世界生三聖人孔子者寄師統於君統者也釋  
迦者寄君統於師統者也若老子者無君統無  
師統而直寄斯民於道統者也故老子之述聖  
人也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  
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故又曰聖人  
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當是之時道體渾淪  
民心沕穆無貧富無貴賤無善惡無是非無恩  
怨無取與乃至無仁義賊虐無彼此爾我熙熙  
如春登臺而渾然游於大道之中者也釋迦處

婆羅門教盛極之時倡爲平等主義挾種族藩籬四大皆空無有住著其爲學也無聲色臭味無夢幻恐怖無議論思想由是而無人相無我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乃至於無等等相謂凡一切衆生不問所出但能皈依佛教脫離世網卽同歸於極樂世界焉孔子則當君主家天下之時王室凌夷諸侯放肆專制之君主徧於赤縣神州求一霸者以統馭之而不可得於是因君主之名藉君主之術以救君主之弊假立憲之君主以拒專制之君主則憲章文武焉取公

天下之君主以革家天下之君主則祖述堯舜  
焉而其言大同之世也則天下爲公人不獨親  
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於地也而不必藏  
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而不必爲己是豈專  
制之邦君主之朝可得而睹者哉然則孔子之  
寄師統於君統者不得已也時爲之也釋迦之  
寄君統於師統者非所願也勢使之也救世之  
道由孔子以進於釋迦由釋迦以進於老子者  
亦時爲之而勢使之也誠欲以老子之道施之  
於今之世爲問今之擁重兵執大政者孰能無

事無欲無爲而好靜者乎老子之治效其待諸  
五百年以後乎雖然今之世不可行矣不可行  
而強負之以行或者其效亦稍稍近矣吾兄之  
所言若此客抑可以渙然而無疑矣乎吾請得  
從而釋之夫孔子者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也將  
以其道却萬世而拯兆民者也其不束縛於專  
制也爲邦則兼法四代言禮則欲徵夏殷善揖  
遜共和之虞舜而不慊當王創統之周武其範  
圍無限之君權也則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其伸張久奪之民氣也則曰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未信則以爲厲己也其  
主張平等之民治也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所惡惡之民具爾瞻辟則爲天下僂矣若夫平  
民革命虛君共和實始於東周再傳之際而孔  
子曰苟有用我者吾爲東周非贊從民意者乎  
一堂言志天下爲己任而所謂志在春秋之孔  
子但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非專致  
力於社會者乎夫孔子處君主之下倡民生之  
義有不能明抗時王之制者則不得不委曲以  
達之使民易信而能從所謂由百世之下等百

世之王者也等差也兼此寄師統於君統之說

也釋迦之拒婆羅門也知其勢之已成力之已

厚也計唯取彼教之所恃一切摧陷而廓清之

則攻實者莫若返於虛蓋孔子用因而釋迦用

革也身且空矣何有於人家且空矣何有於國

父子夫婦且空矣何有於君臣種族天地人物

且空矣何有於梵天神聖於是入我之空棄彼

之實凡彼國教皆滅絕其所謂韋陀摩奴者而

服事於自由不死之空門而吾教且亡人教矣

而後之君主且藉吾教張之爲國教矣此寄君

統於師統之說也故夫孔子之學顛撲不破有  
人有我者也釋迦之學虛空粉碎無人無我者  
也而老子之學則渾渾噩噩熙熙攘攘而相忘  
於人我者也至於相忘於人我而至道彌論蟠  
際天地君統師統無所復用於其世矣夫由君  
而師以至無復用君師者推政權而化於道力  
也由有而無以至相忘於有無者盡人事以進  
於天遊也非所謂自然之階級者耶而子又何  
疑耶客釋然退以復於吾兄兄曰是吾意也命  
書之因詮次其語如此書既敝印則庚申端一

云第槃又記

云

一

道德經述義卷一

徐紹楨學

上篇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  
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  
衆妙之門

老子生當周季目擊夏商以來家天下之流  
毒著此道德經思欲納一世于有道之天下

與孔子想望大同之世其旨一也其論道也  
以爲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繩繩不可名復歸  
于無物又復歸于無極焉其論治天下之要  
也以爲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  
我無欲而民自樸是以無爲故無敗無執故  
無失無私故能成其私不爭故無尤此其効  
也其致力之所在則使民無知而吾無身并  
無名無譽焉語其能力則以無有入于無間  
無有入于無間是無入而不自得也無入而  
不自得是無死地也綜八十一章之旨不離

一無字無卽道也故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之爲物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然無時而不在天地間爲人所共由而不可須臾離者也其精微玄妙散見于本經各章吾無以發明之今姑以至粗淺之理釋之道與道路之道同道路者人人所共由非一人所獨由更無一人而不可由者若云道可道則此道必有不可由者在亦有不能人人共由者在非常道矣常恆也久也時時如此是常也久久如此斯一成不易焉

亦常也一成不易則無新奇之可言故又爲  
平常之稱老子言常道常名常德常心均此  
義也此因可道非道而及于可名非名與孔  
子謂大哉堯之爲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同  
意天地之始惟道而已道不可名故無名爲  
天地之始有天地斯有萬物有萬物斯有名  
故有名爲萬物之母言萬物由天地而生亦  
由道而生也天地之道常無故聖人因以觀  
天地之妙萬物之母常有故聖人因以觀萬  
物之微

常無常有之下各本均有欲字疑後  
人因三十四章有常無欲一語遂於

此加入欲字不知常無欲固可言常有欲則  
決非老子之意矣蘇子由解云常無將以觀  
其妙常有將以觀其微知萬物之微乃可使  
亦不作無欲有欲解也  
之歸于妙兩者指有名與無名言無名者道  
有名者亦同出于道故曰同出而異名玄者  
妙不可測之意使萬物皆歸于妙是所以同  
謂之玄也玄之不已而又玄焉斯爲衆妙之  
門衆妙歸于一門而道成矣而聖人治天下  
之能事畢矣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

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有道之世人皆無知無欲混然一體何有於美惡之分善不善之別哉天下而知美之爲美斯必有惡者相形而後見天下而知善之爲善斯必由不善者多爲後知故有有卽有無有難卽有易有長卽有短有高卽有下有聲卽有音有前卽有後於是相生相成相形

相傾相和相隨而天下從此多事矣古之聖人無爲而事自定不言而教自成作萬物而不辭生萬物而不有爲之而不賴之功成而不居之道在則然耳然聖人雖不居其功其功固常在天地間而不去也

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賢如禮運選賢與能之賢古之時賢者必在位不尚賢無位之可爭也難得之貨猶金玉也使黃金與土同價則孰爲貴之不貴貨自無盜矣不見可欲猶釋家之戒貪也中國三千年來無人不貪既貪位又貪貨已貪之又欲爲其子孫貪之人人皆貪而爭端起盜賊作矣欲杜其貪必使之無可貪力惡其不出于身也而爲公不爲己貨惡其不出於地也而藏于公不藏于己人人知有公而已不知其有可貪也斯其心尚何亂之有是以聖人

之治民先虛其心使之無可欲實其腹使之  
無飢寒之交迫而不爲盜弱其志使之無所  
爭然後有以立道之基而強其骨也然聖人  
之能如是者尤在常使民無知無欲混然一  
體相忘于無形世雖有知其可尙可貴者而  
不見可欲亦不敢爲也爲無爲斯無不治矣

#### 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  
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其  
誰之子象帝之先

本篇爲道而作開卷卽言道可道非常道其  
後乃發揮無名之妙無爲之治是皆道之用  
也然道究爲何體可得而形容之乎道本至  
虛無物而用之則無有盡時譬諸虛器注水  
少注卽盈者非道也唯無有盈時斯爲道耳  
天地生萬物而道在天地之先是亦萬物之  
宗也淵兮言其深不可測之貌譬諸大海其  
淵深爲衆流之宗道亦似之也挫其銳言無  
端也解其紛言無緒也和其光同其塵言混  
然穆然若隱若顯無明亦無不明也湛兮似

或存言其虛靈不昧皎然而苦存也然吾得而形容之吾終不知其何從而生爲誰之子吾但知其象帝之先而已帝謂天帝猶言在天地之先也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芻狗束芻爲狗形祭祀以饗神也以萬物爲芻狗言以萬物自奉也天地而不仁乃如是

然天地之道生而不有何至不仁如是哉聖  
人指當時在天子之位者以百姓爲芻狗言  
以百姓自奉聖人而不仁乃如有道之聖  
人爲而不恃安有不仁如是哉橐籥治鑄之  
器用之以嘘風者屈猶鬱也其中空如無所  
鬱積而動之則愈出猶道在天地之間其體  
虛無所有而動之則生化無窮也數猶天之  
曆數在爾躬之數世人固多言數亦有窮時  
矣而不知能守中則無窮時也中卽道也以  
橐籥譬天地所以見天地生物之無窮以曆

數論聖人所以見聖人臨民之不易臨民而  
以之自奉則曆數不足恃而必窮惟守道乃  
可自保也

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  
綿若存用之不勤

列子有此節稱爲黃帝書曰然則老子亦引  
黃帝之書耳谷與穀通穀養也牝猶虛牝之  
牝言養其神而不死是卽所謂玄牝玄牝之  
門是卽所謂天地之根蓋天地亦由此而生

也綿綿不絕也道不可見故云若存勤勞也  
其用無窮俯仰皆是而何勞之有哉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  
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  
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天長地久蓋亦古語老子引而釋之以爲天  
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生物不測而未嘗  
自生也古之聖人知之故立其身于百姓之  
後而未嘗自先視其身于萬物之外而不圖

自存然不自先而身先不自存而身存矣是誠無私乃能之也如其有私雖天地且不能長久而况於人乎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上善猶止於至善之善水有利萬物之功而不爭其功處衆人所惡卑下之地而不厭其地人能若此亦可謂近於道矣若世之人所

以爲善者居以得地爲善心以淵深爲善與  
以能仁爲善言以不失信爲善政以能治爲  
善事以多能爲善動以得乎時爲善此七者  
善則善矣而非上善也終身行之而不能無  
尤者也唯如水之不爭斯無尤矣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  
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  
身退天之道

持而盈之猶言盈而持之揣而銳之猶言銳

而揣之懼其盈之易溢而持之使勿溢不如  
其不盈也懼其銳之易折而揣之使銳先已  
傷之其何能恃也由此觀之世之金玉滿堂  
者正與持盈無異至於富貴而猶不自退且  
恃以驕人又安知富貴必難長保哉是徒自  
遺之咎而已四時之運功成者退天道尚然  
况於人乎故功成名遂身退乃合乎天之道  
也

十章

戴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

一本無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  
如字 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目四達能無知乎本  
評下有生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營魄魂魄也魂魄載於人之一身及死而魂  
升魄降能抱一而無離則神存而不死矣然  
欲存神當養氣嬰兒之生無智無識其氣致  
柔也及長而駁雜不純乃失其本性能如嬰  
兒之致柔而性存矣玄者幽渺不可測之意  
疵與眦通能收視返聽滌除玄覽一無所視

則妄念絕而心清矣推之至於愛民治國惟  
無妄念者乃可無爲能無爲而無不爲矣昔  
之聖人無爲而天下治任天門之開闔爲雌  
伏而不爲雄飛也萬物萬事耀於目而達於  
前者若無所知也是故生之而不自有之爲  
之而不自賴之首出庶物而不自主之其德  
乃幽渺而不可測矣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  
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

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車所以載重行遠器所以飲食盛物室所以居處皆人生所不可無者也當其無車之時背負步趨而已因其無而思得其用爰以三十輻共鎔於一轂而有車焉當其無器之時燔黍捭豚汗尊抔飲而已因其無而思得其用爰有陶者和水土燒之而有器焉當其無室之時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而已因其無而思得其用爰鑿戶牖通風日而有室焉自有之而羣趨其利不知皆由無之而始得

其用此聖人之治天下所以尙無也又一說  
無輻與轂則不能得車之用然天下之人不  
能不行也無埏埴與戶牖則不能得器與室  
之用然天下之人不能不食與宿也以不能  
不行不食不宿之故而別有其車器室之用  
或且勝於曩之輻轂埏埴戶牖不可知也不  
可但知其有之之利而不知其無之之用也  
此以喻世無治天下之人君天下未嘗不可  
自治也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  
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  
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目之於色耳之於音口之於味人皆好之好  
之不已則必令五色雜陳五音競奏五味羅  
列以極其目耳口之娛而目不能專視與盲  
何異耳不能專聽與聾何異口不能專味與  
不知味何異至若馳騁田獵難得之貨更爲  
貪欲之尤足以喪人心志妨人操行皆聖人  
所不爲也古之聖人視聲色貨利無一足以

動其心者第不能不自養其身故爲腹不爲  
目但言目而不言其他者舉一以括之也

### 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上

辱爲下

諸本少爲上辱二字今從陳景元李道純本

得之若驚失之

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  
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  
以身爲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者  
可以託天下

寵與辱對待貴與大患對待有寵必有辱有

貴必有大患此常理也驚如驚心動魄之驚  
身如湯武身之之身有道之士榮辱富貴禍  
福舉不足以動其心而殉其身非其人則受  
寵而驚受辱而驚遇貴而身不能去遇大患  
而身不能外所謂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也  
無論在上在下或得或失無一時而不動其  
心者寵辱爲之也若吾之所以有貴者以吾  
有此身吾之所以有大患者亦以吾有此身  
耳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身且無之而貴又何  
加焉故古之聖人貴其身者必能以身爲天

下而不以一身之故求其貴也愛其身者必  
能以身爲天下而不以一身之故殉於患也  
如是乃可以天下寄之託之而無不足矣

###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  
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  
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  
狀之狀無象作一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  
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  
古始是謂道紀

視而可見聽而可聞搏而可得皆有迹象可  
尋不得謂之道也唯視之不見而非無可見  
聽之不聞而非無可聞搏之不得而非無可  
搏謂之有物則未嘗有物謂之無象則未嘗  
無象斯真道之所在矣爲之名曰夷希微名  
雖有三亦不得而分別之是仍得一而已此  
誠不可致詰者也何以不可致詰謂其在上  
乎則未嘗明有所示謂其在下乎則亦非暗  
無所覩惟覺繩繩焉長在天地間而不可名  
不可名是復歸於無物也如此者是之謂無

狀之狀無象之象是之謂惚恍惚恍者似有似無之謂也似有似無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然則道果不可得乎亦非也執古人之所行以御今人之所有能知古治之所始斯是道紀也書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疏云五紀者五事爲天之經紀也老子所云道紀亦猶是也

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

識故強爲之容豫焉苦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  
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  
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  
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  
故能敝不新成

微精微也妙奧妙也玄幽遠不可測之意通  
旁達而無礙之稱古之善爲士者語其小則  
微妙如此語其大則玄通如此夫孰得而識  
之然雖不可識其形容固可擬議之也語其  
遲回謹慎之貌則若經冬而履冰也語其柔

弱之貌則若畏夫四鄰也語其矜莊之貌儼矜

也莊則若大賓之相見也語其渙釋之貌則若

冰之將解也語其厚重之貌則若樸之未斲

也語其空曠之貌則若谷之虛也語其渾同

之貌則若流之濁也孰能濁而復清者惟士

則以靜而徐清孰能安而不生者惟士則以

動而徐生生猶活動之謂故惟濁乃清惟靜乃動能

保此道者在于不欲盈惟不欲盈故能永保

其敝而不新成凡物敝則缺缺則非新成之

不可不新成者永無缺也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此承上章而言惟其不欲盈故致虛必使之至於極處守靜必使之固不可搖惟其不新成故萬物並生吾不觀其新而觀其謝又觀其謝而復生夫物芸芸然而生又芸芸然而死其生者根生之其死者各歸其根也死而

歸根則靜矣靜而復生乃所謂復命也復命者常事也知其爲常事而生不必喜死不必憂斯爲明矣不知其爲常事而喜懼交乘得失皆驚凶斯至矣故知其常乃知萬物與我爲一體而能容之能容之則我與萬物皆同類也而何私之有是所以爲公也公則興王而合乎天合乎天而道成道成乃可長久至於沒身而不殆矣殆猶盡也

十七章

太上不知下一知有之其次親而師之一譽之其次

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一無兩猶

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太古之世一道同風無爲而治民不知有君也故曰太上不知有之道既衰而賢愚見貴賤分貧富判遂不得不恃政治爲調劑有能以仁義治天下者民比親而譽之仁義不足而尚刑法則民但知畏之而已及刑法不得其平而民乃侮之侮之是不信其上也是其上之信先有所不足也是亦所謂忠信薄而亂之首也猶與由通由兮自然之貌言語辭

世至於忠信之薄則亂將作更欲恃刑法以  
制治之不可能也是時唯有行自然之治爲  
可貴耳迨至功成事遂而百姓皆受自然之  
福而不知道乃行矣百姓皆謂我自然猶上  
言不知有之也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  
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廢有仁義與下卷言道失而後德德失  
而後仁仁失而後義同意大道之隆人人皆

有仁義人人皆有智慧仁義智慧卽寓於道之中無專以仁義智慧名者也自有仁義智慧之分而大道廢大僞出矣以觀家國六親皆和孝慈安得專其譽上下一德無昏亂之時忠臣又何從擅其名哉

十九章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古之時有首出庶物之聖人羣推爲天子後

世遂以聖人爲天子之通稱此所謂聖蓋指  
當時天子國君而言智則與聖字連文及之  
耳老子曰擊當時家天下之流毒民不得其  
利而蒙其害故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又曰  
擊爲政者竊仁義之名以要利於世故以爲  
不如絕而去之使民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  
子而復其孝慈也絕巧棄利盜賊無有與上  
章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同意聖智也  
仁義也巧利也此三者皆當時假以文飾其  
所不足者也絕之則可使民復其本性而有

所屬也所屬維何則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而  
道自足也

二十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  
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  
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  
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  
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  
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漂兮其若海颺  
兮若無所止此兩句一作忽兮如衆人皆有以

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絕學承前章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  
而言或以爲學不可絕然無憂也所謂學者  
將如聲之相應乎則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將  
學爲善乎則有善斯有不善矣將使人之所  
畏我亦畏之人之所喜我亦喜之則此心又  
且荒而無盡矣今之人熙熙焉如享太牢而  
饜其腹如春登臺而游其目我則淡然情欲  
之未開如嬰兒之未知孩笑如乘乘焉泛駕  
於外而無所歸也人皆多所得我則若失也

我之心其愚人之心也哉何沌沌焉冥昧而無所分別也俗人則昭昭焉明察察焉更無所不明我獨昏昏悶悶如夢如醉漂漂焉如大海之無際颺颺然如乘長風而無所止也衆人皆有所爲而我獨頑然無知有似鄙野之民然則我何以獨異於人乎以我所貴者食母也食母禮記內則篇以爲乳母之稱此則指萬物之母而言萬物之母者何道是也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兮

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  
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德行道而有得之名孔德猶言盛德也道無  
形可見而德則有容可言然德從道出亦不  
能離道而言德故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也  
道之在天地間似有似無幽渺而不可見者  
也故曰恍惚曰窈冥恍惚之中若有象焉若  
有物焉若有精焉則德是也其精神之所在  
固甚真矣自古及今歷有信驗以觀萬衆其

名常存而不能去吾何以知其然哉以其唯  
道是從也

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  
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語  
哉誠全而歸之

曲偏而不全也天下萬事萬物未有始生而  
卽全者譬諸算學線面體皆起於一點故有

一點然後有線有線然後有面有面然後有體有曲然後有全也推之有枉斯有直有窪斯有盈有敝斯有新有少斯有多其理皆同以多少言之少則易得而多則反惑而難得故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其不自見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皆不求全之道亦抱一之道也是四者皆所謂不爭也亦旣一無所爭矣天下誰復與之爭者天下無與爭者而其全莫大焉矣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語哉誠全而歸之也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一衍道者二字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聽之不聞名曰希希言猶無言也無言者自然之治也不見飄風驟雨乎是皆反自然之常者然不崇朝而息此天地之所爲尚無持久之理而況於人可不知自然之理乎何謂

自然上之所從事民必同之如響斯應故從事於道者民亦同於道從事於德者民亦同於德卽有無道之人從事於失道之治民亦同之同則無不得之者唯貴以誠信相孚信不足則有不信無論道德不可同卽失亦不可同也

二十四章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故在道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  
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有物指道而言道先天地而生混然一氣而  
已寂兮無聲之可聞也寥兮無形之可見也  
獨立於萬物之表而不變也周行於萬物之  
中而不怠也釋文始是誠可爲天下之母然

吾初不知其名也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  
大者言其廣博而無外然猶似未足以盡之  
也則見其流行不息焉悠久無疆焉因又名  
之曰逝曰遠至於遠而求其際不可得焉又

復歸其根而求之未嘗離於吾身也故又名  
之曰反也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  
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此兩王字皆當作人說  
文云天大地大人亦大正與此同下文人法  
地言人不言王可知原文非王字必後人妄  
改者也人爲萬物之靈可以代天行道故人  
必法地法天天地則法乎道而道則法乎自  
然也經文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行文有  
別而意則無分讀者不可以詞害意也

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  
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  
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根本也躁動也君主也古者吉行乘乘車師  
行乘兵車皆有輜重車在後此言重爲輕之  
本靜爲動之主古之聖人雖終日之行未嘗  
與輜重相離輕與重必相維繫也在外雖有  
紛華之觀無以易其燕居之超然自得動與  
靜必不背馳也奈何今之有天下者輒以其  
身爲重天下爲輕而忘其相維繫之故哉如

此則輕而失其本動而失其主而天下不可問矣

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爲要妙行必有轍迹而善行者自有行之道無轍迹也言必有瑕疵可謫而善言者自有言之道

無瑕謫也計必用籌策而善計者自有計之道不必用籌策也閉必用關鍵而善閉者自有閉之道不必用關鍵而不可開也結必用繩約而善結者自有結之道不必用繩約而不可解也其道維何無爲而無不爲也是故善行者無行而無不行善言者無言而無不言善計者無計而無不計善閉者無閉而無不閉善約者無約而無不約聖人之救人救物亦如是而已故無救人而亦無棄人無救物而亦無棄物無棄物則任萬物之當前而

無所不照也是之謂合明也合以常理言  
之善人豈非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豈非善人  
之資乎然得其道則無所謂善無所謂不善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而善不善之迹泯焉而  
不可求雖知者亦迷不能辨而有道者則無  
所不照是乃爲妙不可測之玄理也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  
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  
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

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  
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雄雌以剛柔言白黑以明晦言榮辱以貴賤  
言今之人莫不重剛而輕柔愛明而惡晦趨  
榮而避辱循其性之所至將必失其守而忘  
其本孰是知其雄而能守其雌者乎知其白  
而能守其黑者乎知其榮而能守其辱者乎  
能守其雌爲天下谿谿山瀆無所通者專一壑而無  
復外馳斯常德可以不離而復歸於嬰兒矣  
嬰兒柔之至者也能守其黑足爲天下式

前章言抱一為天下式抱一而無有差忒亦則式者言其歸一也

可以復歸於無極矣能守其辱斯為天下谷

詩進退維谷疏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未嘗以紛華而易志

常德乃足而可以復歸於樸矣樸者木之未

斲者也若斲而為器則樸散而不可復矣有

天下者之官人亦猶之斲樸以為器耳若以

道治天下則天下皆樸也未嘗為器而器自

全也是所謂大制不割者也聖人謂當時在

位之天子也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承上文樸散則爲器用之則爲官長而言用官長者將欲取天下而爲之也有道之聖人抱樸以治天下故大制不割樸且然况天下神器乎知天下爲神器是天下之人皆神人也天生之神主之非一人所得而有之也欲爲之必敗欲執而有之者必失此一定之

理也然則天下將不治乎夫天下之人或行  
於前或隨於後或响而爲温或吹而爲寒或  
壯而強或弱而羸或任而載或毀而墮如形  
影之相隨寒暑之相生陰陽之相蕩高下之  
相傾莫不各有自然之勢順其自然之勢而  
爲之去其甚者奢者泰者而無不治矣烏得  
取而有之始爲治哉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  
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

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果而不得已一是謂果而勿強二無異物壯則老  
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有道之世無兵可言以兵強天下皆無道之  
世也故以道佐人主者必不以兵強天下用  
兵之事無不有還報者殺人之父人亦殺其  
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其害不可勝言也  
况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  
豈有道者而忍爲之故善治兵者亦祇以殺  
敵致果於一時而不敢以取強於一世雖果

而勿矜也雖果而勿伐也雖果而勿驕也其  
果亦出於不得已者是謂果而勿強也夫  
物壯則老不能永保其壯也况於兵乎恃其  
壯而欲以強天下是謂不道不道必早亡不  
可以持久也

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  
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得志

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  
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  
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佳當作佳與唯同

此阮氏元說

或語詞處留也此

承上文不以兵強天下言之兵爲不祥之器  
物咸惡之故有道者不留之而以去兵爲主  
也君子平時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以兵非  
君子之器故右之也恬靜也淡薄也不得已  
而用兵惟以安靜淡薄爲事不欲張其勢也  
至用兵而勝殺傷已多君子方哀之不暇何

樂之有故曰勝而不美美之者是樂殺人也  
樂殺人者必不可得意于天下也古者吉事  
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是  
直以兵事爲喪禮也惡其殺人之衆則以悲  
哀泣之戰雖勝亦以喪禮處之古之君子對  
于兵事未嘗以爲樂如此世之強兵瀆武者  
可不引爲深戒哉

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  
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

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樸雖小天下不敢臣與前章樸散則爲器聖  
人用之則爲官長語意互明樸未散爲器則  
樸雖小天下不得而用之以其雖有樸之名  
而無器之名也此道之所以常無名也侯王  
若能守此不使樸散而爲器不使百姓強爲  
之臣則萬物將自賓于王而天下平矣稱賓  
卽非臣也且至高無上者非天乎至低在下  
者非地乎而天與地之氣合乃降甘露侯王

之在上民之在下亦猶天地耳上下之道合則不令而自均平矣始既制有樸之名當知宜止于樸不可再散而爲器斯所以不危殆也道之在天下必有所止正猶川谷之止於江海矣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智能知人而不能自知不可謂之明也力能

勝人而不能自勝不可謂之強也不知足者  
貪得無厭無時而非貧也不能自強不息則  
見異思遷其志終爲物奪也能有志矣而不  
知所止終必復失不可久也可久矣而人不  
能無死死便溘然與草木同腐非壽也古之  
聖人知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常使之不失其  
所焉知我之外無道道之外無我我生而道  
無時不存我死而道亦未嘗或亡也無古無  
今浩然常住久矣壽矣是誠死而不亡者矣

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  
成不各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  
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  
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汎兮若水之汎濫無涯也道之大如此故左  
之右之無所不在也萬物賴之以生而不辭  
其勞萬物恃之以成而不名其有萬物受其  
愛養而未嘗爲之主古之聖人治天下亦猶  
是耳觀其常無欲可謂之小而未嘗小也萬  
物皆歸焉可謂之大而不主之終不爲大也

終不爲大而其大乃一成而不可變矣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  
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  
聞用之不可既

下章言大象無形則無象之象乃爲大象大  
象亦道也持吾之道而天下莫不歸往往而  
有以利之使之安寧焉使之平均焉使之豐  
泰焉聖人治天下之道如是而已以歸往之  
說論之非如客乎出聲樂使之悅其耳設飲

餌使之悅其口是亦宴賓之事然客過則止  
不可以久也唯出之以道則口雖淡乎其無  
味目雖視之而不見耳雖聽之而不聞而用  
之則能常安常平常泰而無可盡之時豈非  
聖人治天下之能事哉

三十六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  
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深淵邦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

將欲者未至而漸至之詞必固者已然之詞  
歛斂也張開也因其開而知其必將斂因其  
強而知其必將弱因其興而知其必將廢因  
其與而知其必將奪則事事燭於幾先可謂  
之微明者矣知此乃可與言柔勝剛弱勝強  
之道人而失此道猶魚之失水猶以邦之利  
器授人均不能保矣此老子教人以造化陰  
陽消息之理人事吉凶倚伏之常剛柔強弱  
相勝之道非導人以權謀術數之學也後之  
讀書者不可誤會其意也

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  
亦將無欲無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以無爲爲主天下皆無爲則天下定矣是  
無爲而爲之效乃大不可言也故曰無不爲  
也侯王若能守此無爲之道則萬物將自化  
而與我皆無爲矣或化而有所欲作則鎮之  
以無名之樸樸者未散而爲器者也無名之  
樸夫亦無欲而已無欲而靜則天下亦且自

正更無待于有爲也此章二將字皆語詞

道德經述義卷一終

道德經述義卷二

徐紹楨學

下篇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上  
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  
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  
莫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  
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  
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

六卷二  
一  
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老子治天下之要在無爲而萬物自化無欲而天下自定一出於自然所謂道也此章則言失道而後或以德或以仁或以義或以禮或無爲或無以爲或有爲或有以爲其間治亂之故略有等差而均不得謂之道矣德行道而有得之謂道法自然而德則屬諸人此所以與道不同也上德者至上之德上德之治亦尙無爲不徒慕德之名而自有德之實

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若惟恐失其德而  
有以爲之則違道已遠有德之名而無德之  
實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也上德無爲  
者以無爲爲主也無以爲者無所因而爲此  
也下德之爲之則有所因而爲也自道德既  
失而無爲之治渺不可睹百姓日受暴君汗  
吏之虐有仁者起乃救之於水火之中其爲  
之也由於救民而非以天下爲利而爲之故  
曰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也世運遞降更無仁  
者苟合夫事之宜而民亦從之此所謂上義

爲之而有以爲也禮者以之輔佐道德仁義  
之用亦足以定天下無道德仁義而欲專恃  
禮以治天下不可得也故曰上禮爲之而莫  
之應則攘臂而仍之仍者因也言攘臂者因  
之而起也由此推之道五降而至于禮忠信  
已薄上下不能相孚而亂乃作矣然則前識  
者之制禮乃爲道之華文而愚民之始事也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  
其華故去彼浮華而取茲厚實也攷諸上古  
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其殆有道之世歟

至於堯舜之時已制五刑定四罪非老子所謂一道同風之盛矣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又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此蓋所謂上德無爲而無以爲者也湯武之伐桀紂世稱仁者之師則所謂上仁者其殆庶幾乎此後漢唐宋明開國之君皆可以義歸之其中葉以後則惟恃體以維持之更無仁義之可言矣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

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  
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  
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  
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  
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  
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至譽無  
譽一本作致數與無不欲瑒瑒如玉珞珞如石  
許叔重說文云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  
地化成萬物本經下文又云道生一然則一  
卽道也天得之而清地得之而寧神得之而

靈谷得之而盈萬物得之而生侯王得之而  
爲天下貞貞者事之幹也其所以能致此者  
皆一爲之也不一則天不清而將裂地不寧  
而將發神不靈而將歎谷不盈而將竭萬物  
不能生而將滅侯王無以爲事之幹其高貴  
亦不可保而勢且傾跌然則侯王之所謂貞  
幹究何在乎蓋在賤在下貴以賤爲本高以  
下爲基未有失其本基而高貴可保者也是  
以侯王之自稱也曰孤曰寡人曰不穀皆自  
賤之詞也不敢忘本之意也自稱如是則名

譽可知有道之侯王不欲瑤瑤然如玉之美亦不欲珞珞然如石之惡使人無美惡之可見是所謂至譽無譽也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生於無

反復也復其初之謂也道之初寂然而已及夫動則彌於六合至於極復歸其初如環無端故曰反者道之動然則動而不知反者非道也弱至柔者也唯天下之至柔能馳騁天

下之至堅然則道之用唯弱乃得之不知弱  
之用者亦非道也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  
名萬物之母故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  
無道之用有也其動而反即所謂無也

###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

聞道大而笑之

王本作大笑之此從

王念孫說訂正不笑不足以

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  
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

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上士有志之士也上士志於道故聞之卽力  
行之中士或疑或信或作或輟故所聞亦若  
存若亡下士則且以爲迂迂而笑之矣道  
之微妙玄通固非下士所能知苟爲不笑反  
不足以爲道也建言有之謂古之立言有所  
云自明道以下至道隱無名十三事皆是也  
道無所不照而其光不曜故明而若昧也周  
流不息而必復其初故進而若退也蕩蕩焉  
而望之不可及卽之不可得則平而若有阻

也類然節也引申之爲凡德之至者無所不

容故若谷之空虛也凡色白者諸色皆有黑

者諸色皆無大白則諸色皆有而反若汗也

辱汗也德之廣者惟日孜孜求進不已故若不

足也建與健同德之健者外甚柔弱故若偷

惰也質之真者體性抱神若變化莫測也變

也凡方必有隅方之大者其隅反不可見也

器之小者易成愈大則其成愈晚也音耳可

得而聞象目可得而見而大音大象則非耳

目所能聞見也蓋希聲也無形也耳目所不

可得而聞見是卽所謂大道也蓋隱而無名也夫唯道隱無名故能施濟萬物而且生成之也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未有天地萬物先有道道者一氣而已然道

不可見而一則可知故曰道生一一與一相  
遇而二生焉故有一卽有二有陰卽有陽有  
陰有陽卽有陰陽之交故有二卽有三萬物  
之生也負陰而抱陽融合其陰陽之氣以爲  
和而生生不窮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  
物也萬物之生融合陰陽之氣以爲和損之  
不可益之不能者也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  
而王公以爲稱自謂損之而其實益之也強  
梁者往往不得其死自謂求益而不知適蹈  
死地也此其理人人皆知人以之爲教我亦

以之爲教然吾引以爲教之父者則尤戒強  
梁蓋柔弱正生機強梁則實死地也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  
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益之益天  
下希及之

下文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  
能先然則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亦莫水若矣間空隙也無空隙之可入則雖  
以至柔之水而莫如之何唯無有乃可入之

耳以物譬之其爲鬼神之能事乎以無有人於無間則無入而不自得矣夫無有卽道也道尙無爲吾以是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罕有能及之者也

###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今執途人而問之名與身孰親則必曰身也身與貨孰多則必曰貨也得與亡孰病則必

曰亡也於是凡可以加其身者無不爲也則以愛身之甚而愛貨愛之甚則所費大而視貨益重於身藏之多者必厚亡而身且爲貨殉矣是故有道之士知足而已知止而已知足則不以愛身之故而并辱其名知止則不以藏貨之多而危及其身斯乃長久之道也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世之人莫不以成而不缺盈而不虛爲美事  
而不知苟求不缺則小成可立致終不能無  
敵時也苟求不虛則小盈可立成而不能無  
窮時也唯有道者能得其大則大成若缺而  
其用不敵大盈若冲而其用不窮焉譬如地  
球其所成至大矣人立于一方不能見全球  
則若有缺焉譬如空氣彌天地皆是也而人  
不之見則若虛焉推之大直若屈大巧若拙  
大辯若訥不自恃其直而求勝夫屈也不自  
恃其巧而求勝夫拙也不自恃其辯而求勝

夫訥也乃所以成其為大也且躁之勝寒靜

也此靜字當作清冷也同音通用耳之勝熱非物理之必然者

乎然必求其相勝則亦有不能勝之者此清

靜無為所以為天下正也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一本有車字天下無道戎馬

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

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卻退也糞糞田也有道之世民皆安于耕鑿

雖有良馬以之糞田而已無戰爭之事也及

夫無道戰爭相尋戎馬見于四郊而民不得安興戎之罪誰實尸之蓋其始由于見可欲見可欲而欲得之既得之而更不知足又欲取盈焉此禍咎之所由起而罪乃莫大矣故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欲則知足知足則無所不足故曰知足者富也

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天下之大非出戶所能知之有可知之道焉

雖不出戶可也天道之廣非窺牖所能見之  
有可見之道焉雖不窺牖可也苟恃出戶以  
知天下則其出愈遠其知愈少徒勞而已是  
以聖人之於天下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  
而成不爲者無爲也老子言此蓋欲以發明  
無爲而治之道也

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爲  
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  
事不足以取天下

學貴多聞故曰日益道貴去妄故曰日損人  
之妄念多矣非一朝所能盡去也妄念不去  
而本性不復道終無由得也故曰損之又損  
之以至于無爲則妄念盡去而道成道成而  
應用不窮乃無不爲矣古之聖人治天下常  
以無事此所謂無爲而治也及其有事不足  
以治天下而適以亂天下非道也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  
者吾亦善之得善矣德得一信者吾信之不信

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焉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聖人之治天下不自用也唯以百姓之心爲心而已百姓以爲善者吾從百姓之所善百姓以爲不善者吾亦從百姓之所不善則善得矣百姓之所信者吾從百姓之心而信之百姓之所不信者吾亦從百姓之心而不信之則信亦得矣吾亦善之吾亦信之蓋謂以百姓之所見爲善爲信而非謂百姓之所不善不信吾獨善之信之也慄慄危懼也渾波

相和也聖人在天下無日不慄慄焉爲天下  
而和其心無我之見存焉百姓方各注其耳  
目而自決聖人之耳目則若嬰兒之初孩而  
無所容心於其間也斯所謂無爲而治也

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  
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  
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  
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  
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生而見形於世爲出死而歸魂於地爲入世  
之人一生一死或出或入來去亦至無常矣  
約略計之當生而得生者常居十之二當死  
而得死者亦常居十之三其數正相等也然  
人之方生而遽之死地者復常居十之三則  
未免死多而生少是何故也蓋求生之念過  
厚則凡可以樂吾之生者無不爲也于是而  
反以戕其生者有之矣古之善攝生者無知  
也無欲也與人無爭而與物無競也是以陸  
行不必求避兕虎而兕虎亦無所投其角措

其爪入軍不避甲兵而兵亦無所容其刃我自無死地彼兕虎甲兵又其奈我何哉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萬物由道而生以德爲畜畜牧也牧之云者飲之食之視察之使之不失其所焉德之於人不可須臾離亦猶是也離德則失所牧而

不能保其生也然道本無形德亦非物既生  
之畜之仍不能不恃物以成其形長其勢故  
曰物形之勢成之自其有形以至於勢成仍  
不可離道德故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也道  
之尊德之貴由其能生萬物畜萬物自然而  
得之非如王公必有爵然後爲尊貴也長大  
也育長也長之育之言使之長大也亭民所  
安定也毒厚也亭之毒之言使之安其生厚  
其生也養供養也覆覆翼也養之覆之言供  
給之使不匱覆翼之使不危也道之於萬物

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如此其周且摯也然生之而不自有之爲之而不自恃之長之而未嘗爲之主宰也一言以蔽之則無爲而已道如此古之聖人治天下亦未嘗不如此如此然後可謂之玄妙之德也

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旣得其母以知其子旣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

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有始卽天地  
之始亦卽道也爲天下之母言萬物皆從此  
生也旣得其生萬物之道以知萬物所從生  
之道知其所從生復守其生之道是終身  
不離於道所以不殆也兌口也勤勞也救止  
也古之聖人塞其口而行不言之教閉其門  
而爲無爲之治終身不勞而天下定矣若開  
其口事事欲以命令濟之則必終其身而不  
能止也凡人之所見大者易見而小者難見

必能見其小乃可謂之明也凡天下之至柔  
能馳騁天下之至堅必能守其柔乃可謂之  
強也光者明之所自出也用其光而不失其  
明斯不以末而遺其本何殃之有襲合也言  
復其明乃合乎常德而不離也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  
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彩帶利  
劍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哉

介謂辨別之端施進行也使介然能知所

六卷二  
三  
辨別行於大道猶進行之是畏畏其誤由別  
徑也今大道甚平而民乃好行別徑舍大道  
而不由觀其朝則除治甚美觀其野則田畝  
甚蕪觀其倉庫則尤空虛而其上下之間乃  
服文彩帶利劍饜飲食國甚貧而私家之資  
貨則有餘是直盜等而已非道也等三十六  
簧器也等唱則衆樂皆和盜等言一盜唱而  
羣盜和也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

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  
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  
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  
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  
此

自夏啓後中國成家天下之制帝王思爲其  
子孫建萬年不拔之基卿士大夫思爲其子  
孫常保富貴永久無脫人人知有子孫而不  
知有百姓德之不修久矣豈知世未有建而  
不拔抱而不脫者惟善建者以不建爲建不

抱爲抱乃永無拔與脫之時傳之無窮而其  
子孫之祭祀亦因以不輟此非修德者不能  
也吾於世界得三聖人焉孔子也釋迦牟尼  
也老子也三聖人各立其儒教釋教道教之  
宗數千年不拔不脫也老子以子孫爲言亦  
就當時人心理教之耳有德如此天下後世  
無不宗之又豈獨其子孫哉是故吾身之德  
真實不磨則人皆相觀而善以身觀身而家  
之德成以家觀家而鄉之德成以鄉觀鄉而  
邦之德成以邦觀邦而天下之德成至於天

下之德成而其德乃普遍而無所不及後世  
之天下觀當時之天下而更無窮矣吾觀天  
下而知其身之所修蓋如此之大也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  
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  
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嗔和之至也知和曰常  
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曰老謂  
之不道不道早已

老子言道德每以未孩之嬰兒爲比此言含

德則比諸未產之赤子赤子尙無可見之形  
故毒虫不能螫猛獸不能據攫鳥不能搏其  
骨弱筋柔而握之則甚固猶未知牝牡之合  
而其陰已具陰也是精之至也啼無聲曰  
嗶終日號而無聲是和之至也人能知赤子  
之和則常德不離矣知常德不離則所含之  
德無不明矣由是而有以益其生斯謂之祥  
若不知常而妄作則無以益其生是凶也心  
使氣猶孟子言志帥氣既益其生而不知以  
志帥氣以自養其浩然之氣徒恃血氣之壯

以爲強非真強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無道則早亡必然之理也此章取譬於未產之赤子驟讀之似近於滑稽而不知老子實有無限感喟蓋人之未生精之至如此和之至如此及其既生而常德漸離愈壯愈老而去道愈遠是何如其不生哉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

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道貴無言故知者不言而言者則不知也古  
之聖人行不言之教無爲之治故塞口閉門  
也挫銳解紛言無端亦無緒也和光同塵言  
若隱亦若顯也玄同者微妙之至混然一體  
不可得而識別也至於玄同則不可得而親  
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  
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豈非天下之至貴乎

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

天下之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  
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  
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  
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正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奇者權謀術數之  
用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蓋自來有此說然  
不足以治天下也唯無事乃可以治天下吾  
何以知其然哉以正治國不能不取於法制  
禁令於是則天下之人多所避忌而不得安  
其生則貧滋甚矣以奇用兵則民亦多利器

而國家乃益昏亂矣至於奇物之起由於人習技巧盜賊之多由於法令滋章則并治國而不可得矣是以聖人有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此治天下之道也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詆人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悶悶無所發揚之意淳淳厚樸貌察察無所  
不明之意缺缺失望貌其國之政若無所發  
揚而民俗則自化自正而甚淳樸也其國之  
政若明察秋毫無所不照而民心則多失望  
也論其禍福其政悶悶者人以爲無所發揚  
日就貧弱禍且至矣而不知正福之所倚也  
其政察察者人以爲無所不明將日趨於富  
強是福也而不知正禍之所伏也此中消息  
孰能知其所至者哉且人之心亦殊無定耳

其無正耶句  
正蓋定字

明明正也而忽復爲奇明明善

也而忽復爲詆民之迷惑其趨向亦已久矣  
聖人則方而不至於割廉而不至於劓直而  
不至於肆光而不至於耀究之無所謂方而  
自不割也無所謂廉而自不劓也無所謂直  
而自不肆也無所謂光而自不耀也亦卽無  
所謂正而自無所謂奇無所謂善而自無所  
謂詆無所謂福而禍何從伏無所謂禍而福  
何由倚以言治國則無所謂察察亦無所謂  
悶悶唯一出於無爲世人又何從知之哉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復復一作服早復  
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  
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韓非子曰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  
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  
謂嗇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  
心養性亦嗇之謂也能嗇則其心存而不舍  
其性可復其初是謂早復復性卽所以畜德  
故謂之重積德積德之至斯能克己而勝私

欲故曰無不克無不克則入德之妙有不可  
思議者故曰莫知其極於是而治人事天之  
道盡可以有國矣可以有國者以有有國之  
母在也有國之母者何道也道周於一國其  
國不亡矣斯乃可以謂之有國若無道之國  
不久必亡不可以謂之有國也道與天地同  
其長久故其國亦根柢深固長生久視而不  
亡也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

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小鮮小魚肉也大烹用功多而難成小鮮用力小而易熟治大國若烹小鮮言以烹小鮮之法治之則不費力也蒞臨也人死爲鬼神鬼之靈異者聖人以道臨天下萬物之生咸遂陰陽之氣咸和民至老死而無懼疫癘兵戈刑法之禍者其死也寂然如歸而已故其鬼不神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害人也非其神不傷害人聖人先有以使之遂其生而

不傷之故兩不相傷也德交歸者上下人鬼無不有德也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  
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  
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  
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  
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大國爲天下之交猶江海爲百谷之所趨也  
又以爲天下之牝者猶言天下之母也牝之

性至靜而牡則喜動牝常以靜勝牡故大國亦宜以靜爲下取言各得其心而勿失非吞并之謂也大國能自忘其大以其大國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能自知其小而下於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在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而已故大者宜爲下其小者自無不下之也大者不能下小者雖欲下之而無從也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

六卷二  
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  
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  
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  
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奧室西南隅人所安息也萬物以道爲奧蓋  
非道不能安息也道固是善人之寶然不善  
人亦非道不足以保之故曰善人之寶不善  
人之所保市勸也加益也善人有美言可以  
勸人之不善有尊行可以益人之不善則不  
善人亦可爲善人矣故曰不善之人何棄之

有也古之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駟馬之  
隆儀何足以顯其尊貴不如坐進此道乃至  
尊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豈不曰求則  
得之有罪則可以免耶使天下皆得爲有道  
之人天下皆得爲無罪之人天子三公無此  
權也而道則有之故道爲天下貴也

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  
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  
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

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  
難之故終無難

天下之亂起於有爲是以古之聖人尙無爲  
之治凡所爲皆無爲也所事皆無事也所味  
皆無味也然亦非無爲也非無事也非無味  
也以其不自我專之故謂之無也至於人與  
人相遇而愛惡之情生焉一以德報之而怨  
亦無怨矣抑天下事大都起於易者細者先  
圖其易者而難者無難矣先爲其細者而大  
者可大矣是以聖人終不爲大而能成其大

也從來輕於諾人者必難盡其所諾而應之  
則信易失見事多以爲易者則事必多難是  
以聖人無論大小多少猶難之而終無難事  
也大小多少四字吳澄本移於下章然無確  
證不敢輕信之唯此四字屢在報怨以德之  
上文理終似未合竊疑當移於猶難之三字  
上或易解耳姑存此說以待後人攷定焉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爲  
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

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  
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  
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  
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  
復衆人之所過以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安者危之對北者動之幾脆者堅之初微者  
著之漸當其未危而持之未動而謀之未堅  
而判之未著而散之是所謂爲之於未有治  
之於未亂甚易者也不觀於合抱之木生於  
豪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

下乎凡天下之大者高者遠者無不自小者  
下者近者而生待其勢成而始爲之執之無  
有不敗且失者矣民之從事常敗於垂成由  
未能慎終如始也能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  
聖人則不獨慎之於始也蓋始之先未嘗有  
欲焉未嘗有學焉以不欲爲欲故不貴難得  
之貨以不學爲學故反乎<sub>復</sub>衆人之所過  
也蓋依<sub>恃</sub>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斯是聖  
人無爲之學也

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式楷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古之善爲道者無爲而民自化使民無知無欲復歸於樸而已不以智相尚也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爲之上者復逞其智以御之於是忠信薄而詐僞興適以亂其國而已非國之福也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

楷式兩字疑後人誤加此句蓋承上文不以  
智治國國之福而言若言兩者則兼指國之  
賊句豈有賊國而可爲楷式者哉能知不以  
智治國是謂玄德玄德至爲深遠似與民智  
相反而不知惟此乃可以至於大順也順理  
也大順言天下大治也老子目擊周末文勝  
之弊思復上古淳樸之風故此章言古之善  
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後之時君乃有  
燔詩書愚黔首之舉將欲使天下之人皆愚  
俾其一人獨攬天下之權利是誠國之賊也

後儒或有譏老子立言不慎者然豈老子之  
初意哉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  
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  
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  
害一本善字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百谷之流必歸於江海以江海在百谷下故  
能爲百谷王也聖人處民上必以其言下之

處民前必以其身後之其處上而人不以為  
尊處前而人亦不之忌者書也蓋并忘其為  
君也上下相忘如此民烏有不樂推之哉聖  
人無欲爭天下之心而人亦莫能與之爭此  
事勢所必然欲上人欲先人二欲字蓋就行  
文詞氣而用之非真指聖人所欲讀者不可  
以詞害意也

###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  
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二寶寶而持之一曰慈

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肖類也天下皆謂我道大似無所類而不知萬物皆我同類唯其大而無所不類乃一無所類耳若僅以有所類名久矣其小矣我有三寶常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此三寶者亦可謂爲道之類也夫唯慈故能勇唯儉故能廣唯不敢爲天下先

故能成器長今之人則多舍其慈而趨於勇  
且與徂同往也舍其儉而趨於廣舍其後而  
即趨之之意也趨於先則逐末而失其本死將至矣今欲救  
其死亦唯有以慈衛之夫慈以戰則勝以守  
則固是誠天下之無敵者以慈爲衛非勇所  
可及也此獨言慈而更不及於儉與先者亦  
唯慈故能儉唯儉故不敢爲天下先有一慈  
卽三寶在其中矣

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

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

善爲士者不必尚武善戰者不必逞威善勝  
敵者不爭而能服人善用人者爲之下而人  
亦樂爲所用此其不爭之德用人之力誠合  
夫古之道者也配天天字疑夫字之譌蓋此  
章所言猶是有以爲而爲之非純出於無爲  
之道老子但教人不爭而已遽謂可以配天  
亦太過也且是謂配夫古之極文義甚順若  
作天則以是謂配天爲一句古之極爲一句

語意殊多隔闕矣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承上文善勝敵而言之用兵有言謂兵家有此言也不敢爲主而爲客者不敢主動以伐人唯爲客以應敵也不敢進寸而退尺者進難而退易也是雖用兵而如不用也如不用則如無行列而不輕於行如無臂而不輕

於攘如無敵而不輕於因如無兵而不輕於  
執不如此則是輕敵輕敵之禍莫大焉輕敵  
則喪吾寶不可不慎也抗舉也言舉兵相加  
惟哀者能勝也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  
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  
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老子自謂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乃莫  
能知莫能行蓋吾所言之事皆有所宗主宗

主維何則道德是也唯其不知道德是以不  
吾知耳是時家天下已久忠信薄而禍亂相  
尋老子知其道之不行亦行且遠引是以有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之嘆褐毛布賤者所服  
聖人被褐懷玉者不欲自炫其玉而以褐襲  
之亦求知希之意也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  
之不病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人之有知而不自恃其知若不知焉是知之

上者也若本不知而自以爲知則作僞心勞  
日拙是病矣唯能知其病之所在而病之是  
以不病聖人無病者也正以其能知病之所  
在而病之耳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  
生夫唯不狹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世之居民上者動以威示之而不知威之用  
亦有恃而窮唯能使民不知畏則其威之大

可謂至矣夫治民之道當使之各安其居毋  
狹之使不能自容也當使之各樂其生毋損  
之也損也使無以自存也夫唯不狹不厭則民得安  
居自不致損其所生不狹不厭則爲上者不  
以威示民而民亦忘其威矣是以聖人重在  
自知而不自顯其功重在自愛而不自表其  
貴故去彼取此也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

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緝然而  
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勇者用也用其氣以自奮也敢進行也殺猶  
死也勇於進則死勇於退則活此兩者或利  
或害皆自天主之天之所惡誰能知其故者  
不獨常人不知聖人猶難之也然天之道不  
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緝然舒  
緩似無所謀而其謀則未嘗不周蓋天若有  
網然恢恢然甚廣大也其網之目甚疏而未  
嘗有漏也然則人之進退亦可以自決矣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  
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  
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  
不傷其手矣

此言刑法不足以爲治也刑法可以死人而  
民實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世之制刑法者  
若曰有此可使民常畏死而有爲不正者吾  
得執而殺之則孰敢不正於是常有司刑法  
者殺人之事豈知司刑法者殺人猶之代大

匠斲運斤不善而先自傷矣殺其民者民亦  
殺之非爲治之道也

七十五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  
以其上之有爲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  
生之厚也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  
貴生

民納稅以供其上之食已自損其食矣爲之  
上者復從而多取之民安得不飢上古大同  
之世無爲而民自化也自其上有所爲而民

無所措手足安得而不亂亂則死易而生難  
民何以不畏死而輕於死由其求生之念厚  
求生不得則不能不出於死以冀其或生無  
以生爲者輕死之意賢於貴生者謂勝於求  
生也此章去是以飢是以難治是以輕死三  
句文意尤爲簡明疑後人注此三句於經文  
之旁後乃溷作正文耳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  
其死也枯槁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

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人生則肢體運動自如似乎柔弱死則身軀  
冷硬似乎堅強草木亦然生則柔輒死且枯  
槁矣由此理觀之是堅強者死之也柔弱者  
生之徒也推之用兵強者必不勝猶木之強  
者必折也是故強大者其勢常居下而柔弱  
者其勢常在上也列子引老聃曰兵強則滅  
木強則折蓋卽此文此作木強則共疑共字  
爲傳寫之誤老子此章蓋專以戒世之強兵  
瀆武者自周秦以後二千餘年用兵以強而

敗者不可以數楚之敗於漢王莽之敗於光武曹操之敗於周瑜劉備之敗於陸遜其最彰明較著者矣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耶

天道至爲平均猶張弓焉高則抑之下則舉

之有餘則損之不足則補之凡以求其適均也是天之道以損有餘補不足爲主而今人之所行則適相反蓋無非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舍一己之有餘而奉之天下唯有道者乃能之耳是以古之聖人爲之而不自賴之功成而不自居之由其無欲乃見其賢也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今天下至柔弱之物莫有過於水者而以之  
攻堅強亦更無他物能先之蓋水之爲物雖  
曲折萬變而終不失其所以爲水其柔在是  
其所以能攻堅強而不自損亦在是也然則  
柔勝剛弱勝強其理至明天下人莫不知之  
而環顧當世強凌弱衆暴寡未聞有以柔弱  
爲主而以剛強爲戒者抑又何也老子著莫  
能行三字蓋有無限感觸寓於其間閱者當  
自得之垢猶言汗辱也不祥猶言凶災也社

一六三二  
三三二  
稷主一國之君也天下王天下之君也自家  
天下之制行而民弱君強已成牢不可破之  
勢然君不能永存則易姓之後受其辱受其  
災者亦獨甚焉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  
之不祥是謂天下王蓋古聖人有此言老子  
引之以爲此言若有反覆丁寧之意可深長  
思也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  
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

和平也怨毒之於人甚矣若大怨則雖平之  
猶必有餘怨不可謂之相善也欲求平怨莫  
如無怨怨之所生近於利者多古者刻木爲  
契分左右持右契者取物之證持左契者以  
物與人之證聖人則常執左契務與人而不  
責於人是以永無怨也有德司契四句蓋皆  
古語老子引之以證前說契之用重以物與  
人徹則周法什一而稅之制是取於人之事  
也以物與人有德者之事於人取不可謂之

德矣今之世無德者多矣取於人尤甚矣怨  
毒更大矣或疑天與之而不知天道無親也  
唯常與善人其不善者久必有以奪之不足  
恃也

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  
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  
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  
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  
相往來

老子欲以道治天下使當世之民無知無欲  
上下相安於無爲以成極樂之世界此於篇  
終以小國爲言蓋一小國如是各小國無不  
如是而天下皆如是矣什佰之器十人百人  
所共之器也無共爲之事故不用之也重死  
而不遠徙不輕身適異地也有舟車而不乘  
有甲兵而不陳民淳事簡更無所爭也結繩  
上古之制復而用之則書契亦可去之真所  
謂爲無爲事無事矣其人民各甘其食美其  
服安其居樂其俗雖有雞犬相聞之鄰國至

老死亦不相往來內自足而外無慕焉彼此  
皆同豈非極樂之世界哉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辨辨言不善知者  
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  
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  
而不爭

言之信者不飾美其美者未必信也言之善  
者不好辨其辨者未必善也知道之人不務  
博其博者反不能知也聖人無所積以之爲

人而已愈有以之與人而已愈多知利人而  
已初不爲己也其利人與天之道利而不害  
同其己愈有己愈多者由其爲而不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也老子終篇二章前言治國  
之要此則言修己之道治國之要一言以蔽  
之則無爲而已修己之道一言以蔽之則不  
爭而已非修己不能治國非不爭不能幾於  
無爲則二者實一以貫之也

道德經述義卷一終